

書叢本基學國

韓子集解

王先慎集註

初印甲子年正月行發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慎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

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慎曰秦策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而不當策作言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卽指上言而不當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書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連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弨曰策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未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卽下所云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卽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政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字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褐犯白刃蹈鑪炭。斬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貢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爲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爲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干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白刀在前斧鑪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足徒褐。○先慎曰：策均作翟。誤爾雅釋訓：禮翟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秦隱翟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先慎曰：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冠。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爲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

文氣平實其當。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猶憤曰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策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先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壘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齊五戰之國也國也○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先慎曰且下張榜本趙本作不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脫臣字策有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盧文弨曰策作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作渚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之讖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十三年矣又下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文同先慎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

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中以凌三晉。○盧文弨曰：張本同策同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令荆人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爲對文。亦太泥矣。失策無下同。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者是也。函崤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爲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孤當從策作孤。衍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趙既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爲是。○盧文弨曰：策作荆孤。是顧廣圻曰：孤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俞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孤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卽其事也。○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兵立社稷。主置宗廟。令面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先慎曰。令下脫率天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調。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
侯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外。士民疲病於內。○先慎曰。策露作靈。疲作潞。黃不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潞病。潞露同
風。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潞病於內。靈乃靈之借字。說文靈雨零也。詩定之方中傳。
零落也。零當作靈。亦假靈爲之。鄭風零露溥兮。正義本作靈箋。云靈落也是。靈落卽露落矣。暴靈二字之
音。當如黃說。潞病高注云。潞病。呂覽不屈篇。士民罷潞。潞與潞病義同。淺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
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潞病故改靈爲露。改潞爲露。而古義俱湮矣。○先慎曰。高注。趙王都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先慎曰。高注。趙王都下不能盡其民力。○俞樾曰。下
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彼固亡國之
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先慎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
形也。而不憂民萌。改作氓。如周禮遂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字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
氓之類。是也。幸本書尙存其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慎曰。高注。趙括封於
拒秦。秦將白起坑四十萬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慎曰。完卽斃字。殘闕當依此
法。一下文。然則是趙舉。拔邯鄲。筭山東河間。○順廣圻曰。乾道本河間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虛文。詔

訂正樂記鄭注莞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聞乃河間之譌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絳上黨顧作絳代上黨策代四十六縣○盧文弨曰四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卽趙策今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慎字疑卽上句也字譌衍先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先慎曰秦則齊燕將分取之此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弨云衍強字凌本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弨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臉帶長河謂之鹿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必亡是一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漢溉灌也高注流灌也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但句未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徧服作伏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盧文弨云徧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補注作徧云以繩次物曰徧張本凌本此亦作徧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編作徧誤先慎案吳說是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徧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而下有徧字策有高注徧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

字作怒。吳引作筆。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郤字。依今本增集甲兵等四字。不成立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臤。兵作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是今據改。張榜與戰不能剋之也。○顧廣圻曰。大王又并軍而至。策作致。先慎曰。至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弨曰。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旬罷讀爲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顧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上文一律。此脫。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本觀作親誤。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卽比之誤。而複者。秦策無皆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趙本溪作谿。盧文弨云。谿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洹谿。○盧文弨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太公望爲號。到牧野。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也。策傷上有不字誤。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弨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弨曰。策作錯。龜數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案。飾邪篇。

策止一鑽字其數筭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謬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謬爲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爲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曰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反韓魏與趙同故曰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此上又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慎曰策無願字姚校劉作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弨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先慎重爲字盧文弨云舊少一爲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爲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戒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先慎案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吳師道引此無也字爲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爲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膳薦居人下先慎曰乾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地○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不誤謂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且夫

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弨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欲贅天下之兵。贅續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爲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計下從趙攻秦。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慙於野戰。○盧文弨曰：勤。張本作勤。負任之旅。罷於內攻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均如貴人之計。○盧文弨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顧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渭曰：文選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金。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慎案遇卽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弨云：藏本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

今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爲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諺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是據改。韓是也。二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如貴臣之計。秦爲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作聞。顧廣圻云聞當作閒。反聞也。先慎案。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舉子字。俞樾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舉子字。俞樾云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爲不然。○先慎曰先慎案。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覆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處。則核然核妨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盧則發矣。平居也。與極對文。則核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核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槃切。舊注皆誤。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也。按此當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也。蓋卽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

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王渭曰當作秦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嶠塞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夫韓不服秦之患○先慎曰謂諸國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兵將復至函谷說雖爲秦心必爲韓故云爲重於韓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關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也○王先謙曰漫因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關陛下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人見大王見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凌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榮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曰象當本紀蒙恬列傳秦使之齊絕趙交也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四國必不欺秦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李斯往詔趙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六年事也。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闕。盧文弨云：藏本作闕。下云：先爲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譌。卽函谷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慎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爲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卽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卽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張本曰：人作臣。是今據改。下文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先慎曰：兵字上黨亦未嘗解兵。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卽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凌轍足。未必乾道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興兵對文。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興兵對文。則反掖之寇。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謂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文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文獻難曰：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當作周密也。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贊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敍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纏纏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潤。雖有編次也。○盧文弨曰。順作濁誤。先慎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謂下同。敦厚恭祇。○先慎曰。乾道本作敦厚恭祇是也。今據改。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掘。顧廣圻云。藏本引作敦厚恭祇。是也。今據改。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剝而不辯。林虧作訥。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慎曰。先乾道本僭作譖。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潛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意誤。先慎案譖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卽說雖所謂非間已。卽責重也。故見者以爲僭而不讓。閑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顧廣圻曰。逆當作遷。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遷五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禮弓注。嘵弗寤之聲。弗寤卽拂悟。正義讀。弗官辭多。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文也。殊釋文學。釋猶言絕棄。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皆作性。顧廣圻云。藏本信作性。是也。今據改。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翼侯炎。○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慎曰。左隱五年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炎。邢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腊。○先慎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慎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卽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伯讀爲百。傳說轉鬻。轉次而傭。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弨曰。收疑是枝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故曰鬻。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蔣弘。一云刎腸曰脢。六微篇以爲叔向之讒。○先慎投之於葬棘中。○顧廣圻曰。未詳。先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顧廣圻曰。張本有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注。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蔣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禮从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率礮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礮。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礮。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率之。注曰。謂礮之田明辜射卽此刑也。字杜索隱曰。率與礮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慎曰。安于閼子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閼古通。左定十三年傳。是惟趙策安閼兩有爲誤。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貴必易其主。○盧文招曰。一作人臣太擅。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室主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威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賈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此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攝諸大家使爭闘詳後八經篇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疏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卽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慎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此三句。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以弑其君者。○先慎曰。子罕。○孫詒讓曰。以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詒讓曰。以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又改爲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陳桓弑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韓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